

- 信任
- 尤代表轶事
- 康家小院

壹

1978-1982

陈忠实文集

广州出版社

1978-1982

陈忠实文集

壹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忠实文集·一/陈忠实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 7-80655-672-9

I. 陈… II. 陈…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6643 号

书 名 陈忠实文集·一 (1978-1982)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21)

策 划 范 旭 杨 斌

责任编辑 杨 斌

责任校对 邓建民

装帧设计 ingo 工作室

印 刷 广州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地址: 广州番禺区石楼镇 邮政编码: 511447)

规 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7

字 数 351 千

印 数 1—6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655-672-9/I·87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0) 37602590 83794401 37603923 (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陈忠实

目 录

1978 - 1982

短篇小说

南北寨	3
小河边	18
幸 福	33
徐家园三老汉	48
信 任	63
七 爷	73
心事重重	90
猪的喜剧	102
立身篇	118
石头记	132
回首往事	146
枣林曲	156
早 晨	168
第一刀	175
反省篇	188
尤代表轶事	206

1978 - 1982

土地诗篇	224
短篇二题	237
乡村	245
正气篇	
——《南村纪事》之一	271
征服	
——《南村纪事》之二	294
丁字路口	
——《南村纪事》之三	305
蚕儿	318
初夏时节	327
土地——母亲	339
霞光灿烂的早晨	347
绿地	358
田园	370
珍珠	382
铁锁	393

中篇小说

康家小院401

散文·报告文学

躯干459

分离466

山连着山476

面对这样一双眼睛481

可爱的乡村486

崛起492

万花山记513

延安日记515

春风吹绿灞河岸521

言 论

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
——《信任》获奖感言 ……………533

短篇小说集《乡村》后记 ……………537

看《望乡》后想到的 ……………539

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前进 ……542

深入生活浅议 ……………545

短篇小说

南 北 寨

1978 - 1982

3

南
北
寨

腊月里，深更半夜，正是庄稼人棉被热炕睡好觉的时分。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常克俭，猛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接着就听见街门外传进来粗重的呼叫声：“老常！老常！”这声音太耳熟了，是大队长吴登旺。家伙！刚才开毕大队委员会扩大会议，把春节前的工作包括社员的生活都作了安排，有啥紧事等不到天明！这样想着，他已经穿好衣裳，同时把脚往棉鞋里塞。他赶紧应了一声，再晚一会儿，那个小土门楼会给性急的家伙用拳头砸倒的！

他拉开街门，黑漆漆的门口，看不清大队长的脸色，只有他的烟锅一闪一亮。不等常克俭开门，吴登旺就亲昵地抱怨：“说你性凉，真个性凉！把我在门口能冻失塌！你起来还缠裹脚布吗？”

进得里屋，常克俭坐在方桌边，摸出烟袋、烟包慢慢装烟。他不招呼大队长。他们俩在南寨共事二十多年，他进大队长吴登旺的家，吴登旺进他常克俭的家，都跟在自家屋一样，饿了在笼里摸蒸馍，渴了取暖水瓶倒水。事业把这两个年龄相差不多，而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至今肝胆相照，信任无感。二十多年里，还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某一年老常被罢官了，某一年大队长被人推倒了，“文化大革命”初，他们都一同靠边站了！南寨能出来说话办事的人都显示过一番，结

果人们又不得不把他俩推到南寨的主要岗位上来。他们的共同感觉是，无论风霜雨雪，双方都没有做过对对方昧良心的事，无论自己当时承受着如何的压力和可能发生的最不好受的结局，都坚持是啥说啥，有啥说啥，既不包庇，更不栽赃！有了这一点，就使他们俩能畅快地说话，畅快地商量事情，畅快地工作，而不用花提防对方那一份心力。人在恋爱的时候，总希望找着和自己性格合得来的配偶；人在自己工作的单位，也希望遇着一位和自己性格差不多的同志。可是，南寨的书记和大队长，性格相差太远了！老支书蔫不拉沓，很少有失急慌忙的时候；大队长却是个“紧三火”。长相也差得远：老支书瘦小，背有点驼，一双眼里温厚多于严厉；大队长长得腰粗膀宽，立眉虎眼。这两个紧性子和慢性子的共产党员，却觉得谁也离不开谁，用吴登旺开玩笑的话说：“老常哥，下辈子你脱生个屋里家，我娶你！定下咧！”

这时，吴登旺拿起捅条，把封严的只留一个透气小孔的砖盘火炉戳开，顺手从桌子上的搪瓷茶盘里拿起装茶叶的小铁盒，对着套间故意问：“老嫂子！茶叶在哪达搁着哩？”常克俭的女人在屋里嗔怒的回答：“还不是在老地方嘛！”吴登旺做个鬼脸，滑稽地一笑：“噢！我当你睡着咧！你把被子盖严噢——”

常克俭哑然失笑。这家伙，肯定是什么事儿办得顺利，正在兴头儿上，你看眉眼里那个得意劲儿嘛！看着自己的同志热心集体事业，情绪饱满，他的心里特别舒畅。他的清瘦的脸对着大队长，泰然而温和的眼睛催促对方：说你的好事吧！

压抑了半宿的火炉一经捅开，蓝色的火苗呼呼蹿上来，格外欢快地跳跃着。吴登旺把水壶支好，这才坐下，得意而神秘地说：“北寨俩人在咱村借粮来咧！叫我给逮住咧！”

“噢，这事——”多少有点出乎常克俭的意料之外，他眨着眼，说：“就这事，你也等不到天明，半夜三更，冷熊砸

门……”

“好事！大大的好事呀！”吴登旺从炉边站起，牢骚大发：“我明天把这两口袋粮食，给北寨那个王样板背一袋，再给公社那个‘鸽鹁客’——韩主任一袋！我问他，你北寨是样板队，唱戏唱得美，编诗编得多，墙上贴得花，广播上扬，材料上登，你王样板到处介绍经验；现时，你的社员到俺‘黑斑头’南寨来借粮做啥？你韩主任大会小会刮俺南寨，咱俩的鼻子幸亏有骨头。要是肉囊子，早叫‘鸽鹁客’给刮平了！我要问他，你刮俺不学北寨，说俺是‘唯生产力论’，只拉车不看路，这咧那咧一大堆；叫俺学北寨的啥？学他们虚报产量，完不成公粮扣社员口粮吗？让俺社员学北寨社员靠借粮买黑市粮过活吗？”

常克俭仍然捉着烟袋杆，长着一溜黑胡须的嘴和鼻孔里同时悠悠冒烟，轻淡地说：“这何必要你背上粮食口袋去问他！咱早都料到这一步——瞎子也能猜摸到这一步！”

“我把北寨人借粮的口袋给他背去，看他给我说个啥！”

“嗨呀！好我的伙计呢！这还用得着你问嘛！”常克俭不屑地说，“韩主任早就敞开说：‘宁要低产的社会主义的北寨，不要高产的修正主义的南寨。’你再问啥吗？”

“鬼话！”吴登旺气愤得脸红了，“弄得交不起公购粮，让社员东跑西颠借粮、买粮，还是社会主义？俺南寨年年超交公粮，社员吃得饱，倒成了修正主义？啥嘛！啥球道理嘛！”

“啥道理？颠倒了道理！歪歪子道理！现时就兴这！”常克俭说，“甭发牢骚了吧！伙计！说说事情怎么办吧！”

吴登旺像泄了气的皮球，拉长声调说：“那好吧，让北寨人跟上王样板和‘鸽鹁客’，享他们没粮吃的社会主义的福去吧！咱们——”登旺又来了劲，优越地说，“咱甘当咱的‘黑斑头’！咱今晚的会一开完，分给我的工作，我安排了一下，几个小队队长劲大着哩，赶腊月二十，全部结束平地任务！我

跟饲养员老大说了会议精神，今年要多杀几头猪，老大高兴死了，说明天就加料，赶腊月二十七八，正好追肥！好哩！咱杀猪过年！……”

“好咧！不说那些了。刚才会上安排过的事就不说了。”常克俭打断吴登旺的话。显然，吴登旺没听明白他问话的意思，就直接提出来：“北寨人没吃的，年怎过呀？日子怎过呀？”

吴登旺睁着虎眼，直愣愣看着常克俭，吃惊不小！他忽儿眼睛一眯，脖子一仰，哈哈笑起来，笑毕，说：“北寨人过不了年，要你南寨支书同志操心吗？让他们朝‘鸽鹑客’要去嘛！哈呀，你是铁路上的警察管到西安钟楼下了一——管得宽过余啰！”

“不宽。伙计！”常克俭说，“你知道不？北寨有人在咱南寨借粮，怎么借呢？今年借一斤包谷，忙后还一斤麦子，还有掏高价买的，你看这问题是个啥问题呢？咱该管不该管？”

吴登旺说得很干脆：“开个社员大会，宣布一条，借啥粮还啥粮咱不反对，谁要是粗粮换细粮，卖高价的话……”

常克俭笑着摇头：“粮食政策谁不知晓？可没啥吃总得想法子咯！北寨人掏了高价，南寨人得了高价，都不吭气！你逮住都说借的！没一个人承认是买的，换的！咱的社员弄这号事，管不管呀？”

吴登旺闷住了，这是实际情况！他烦躁地说：“北寨胡整，弄的咱也不得安宁！”

“也能看出咱思想上的毛病，咱的工作没做好哩！”常克俭告诉吴登旺，北寨社员到南寨买粮借粮的事，前几天他就发觉了。先是亲戚到亲戚家来借，熟人朋友到熟人朋友家来借，后来就出现了经济宽绰的人来买，手头紧的干脆咬住牙借一斤包谷还一斤麦……他想在社员里头进行一番教育，订一条制度卡严吧！好了，你说这不对，他不卖不借了，北寨人还是要跑其他队或渭河北去买！这是社员吃饭问题，你当干部能不管吗？

现在才交上腊月，离明年收麦早着哩！开过春，到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节，情况会更严重！这几天，他一直在想着这个麻烦事，一个共产党人最赤诚、最人道的想法形成了，就是拿出南寨的一批储备粮来，借给北寨。这办法，他首先考虑的是南寨人要骂他，干部也会发生争执，大队长就是头一个绊子！再者，北寨肯定不会接受，王样板硬着头皮顶着社员的恶骂，两眼还看的是韩主任奖给他的奖状，能好意思接受南寨的粮食吗？前日北寨三队队长刘步高和他透过想集体借粮的意思。他想先跟大队长交换意见以后，再和其他干部商量，再让社员讨论。一来教育本队社员，不要趁北寨社员有困难，咱倒去发财；二来是大事，要经社员们同意。想到这儿，他说：“你和他们赌气做啥？过年该吃十斤肉，韩主任不会少吃一斤！受害受苦的是北寨，北寨的社员！”

“那咱有啥办法？”吴登旺说，“总不能叫咱给北寨把粮供上！”

吴登旺本来说的反反话，常克俭此时却抓住，大胆加以肯定：“我就想和你商量这事：拿一批储备粮，借给北寨！”

吴登旺把茶缸一放，从火炉边跳了起来，惊奇得瞪大了虎眼：“借给北寨？把咱的储备粮给北寨？”他重复着常克俭的诘问，“让北寨人吃饱了再唱戏？编诗？让王样板再去介绍经验？再来和南寨对着干？让‘鸽鹑客’主任再来给南寨扣帽子？”

常克俭不恼，他早已料到吴登旺会激烈反对的。他说：“甭急嘛，你坐下说嘛！咱俩商量哩嘛！”真好脾气的人啊！

吴登旺重新坐下，摇着手：“不行！我通不过！哪怕把粮食交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哩！给王样板那个瞎熊，不给！”

南寨人人佩服好脾气的支书常克俭，真是脾气好！他还是慢悠悠地从嘴巴和鼻孔里喷着呛人的旱烟，脸上不恼，眼里不失笑意，不高的声腔，面对盛气的大队长，慢声慢气地讲他怎么知道借粮这个事，怎么考虑北寨，怎么考虑南寨，讲他怎

么想，怎么犹豫，有什么顾虑！讲得真切、实在。他说韩主任拿北寨压南寨，他比别人并不少受气！现在说气话痛快倒痛快，解决不了问题嘛！

吴登旺喷着大口大口的烟气，沉静了。

常克俭从椅子上下来，找了一只小木凳，放到火炉跟前，和大队长面对面坐下，说：“伙计，咱明明白白看见北寨的病害在那里，瞎在那里嘛！你不听北寨社员和咱的社员遇在一搭，悄悄话怎说哩？他们没办法咯！”

“行么！”吴登旺拖长声音，带着并不实心实意的赞同口气说，“你开干部会讨论吧！只要大家同意，我没意见！”

克俭笑着：“干部会上，你还可以畅开说。”

吴登旺心里不禁纳闷，以往，他们商量事情，党支书是很尊重他的意见的，俩人想不到一块的时候，党支书总是等待，等待，三番五次交换意见，俩人想法一致了的时候，才交大队委员会讨论，今晚这事，他怎这么固执？尽管说话不高不躁，可主意不变！现在，在他没想通的时候，就要交干部讨论，这号事少有。他为啥这么急，这么固执己见地要去做给北寨人骚情的事呢？他纳闷了。

“你老哥的心长，真个心长！”吴登旺揶揄着，突然把戴棉绒帽的脑袋一拍，大声吃惊地叫：“啊呀！咱俩说了半夜话，那俩还在饲养室里呢！”

“谁？”克俭莫名其妙。

“北寨那俩借粮的——长颐和马驹。”

“你把人家搁在饲养室做啥？”

“我问他借的，还是买的？啥价？死活不说。我说，‘你几时露了底儿几时走’！”

“啊呀呀！你咋弄下这事嘛！”克俭老汉站起来，“走走走，快快快，咱俩送人家回去！”

“我只叫他交个底儿，了解咱南寨有没有人借机搞投机倒

把的，又不把他俩咋的。”

“咱的事，咱能弄清！”常克俭说，“走，快！”

常克俭和吴登旺走出门，朝饲养室走去。村里传出第一声鸡啼。

夜正深，也正寒。

冬上金，腊上银。南寨大队各小队按照大队的安排，平整土地工程暂停，突击一周，给冬灌过的麦田施肥。抓住了生产的主要环节，社员那个劲头真是热火朝天。为了适应冬日天短的特点，各小队先后都改一天出三次工为两大晌，午饭在十二点吃。

党支部书记常克俭，肩头挂着牛皮车绊，（车子放在饲养场外的粪场上）拱着微微有点驼的背，手里扣着棉袄纽扣，不紧不慢从村巷走过来。那些定额完成得快的青壮社员，已经端着大老碗蹲在靠阳的柴禾堆边开起“老碗会”了。他答应着社员们亲切的招呼，仍然悠悠走着，好让推车跑了一上午的双腿松弛、缓歇下来。

大队长吴登旺和几个社员，正坐在玉米秆柴堆前吃着听着，看见他，说：“老常，‘鸽鹌客’找你哩！”

“你没问啥事？”

“我没问！”吴登旺说，“他放他的鸽鹌，我务我的庄稼！谁不粘谁！”

几个一堆吃饭的社员哄地笑了。

这家伙总是这样！常克俭走着想着。他眼里容不得他看不顺眼的人！大队长的正直秉性，南寨男女老少都知情，所以，喜欢他，信任他。要不是这一点，他那个脾气，能干生产队这复杂麻烦的工作吗？难！他常克俭没学会挖苦人的本领，即使对谁有意见，也不会说挖苦的话。韩主任提拔成公社领导以后，在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当中威信不高，砸他洋炮的不少。他